

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血 泪 的 历 史

《吉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序

谷长善

今年的“七·七”，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这本《血泪的历史》，奉献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这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罪行，增强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自信心，激励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将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关于尊重人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今天尽管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在为维护人道主义的尊严而斗争；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西斯主义的兽性暴行，却逐渐有些淡忘了。历史是回答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它永无休止地同今天的人们在对话。永远不忘记过去，有助于我们避免灾难史的重演。

由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至今记忆犹新。作为这次战争罪魁的法西斯集团的第二号强国日本，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长期浴血奋战，付出了最早的巨大的牺牲。这一场抗日战争，中国伤亡两千一百多万人，为人类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我

们的东北，我们可爱的故乡吉林省，是受日本法西斯荼毒最深、蹂躏最惨、受害最重的地方。连婴儿也不放过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血洗村屯的暴行，残酷已极的劳工营，警察、特务、宪兵惨绝人寰的刑讯……使我们家乡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每当我看见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嬉闹游戏、朗朗读书的时候，每当我出入于舞场看到男女青年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的心底里发出一个偌大的问号：沉浸在幸福中的无忧无虑的小天使们，你们可知道这些、记得这些吗？

去年冬季我到日本访问，会见了许多热心于日中友好的朋友，他们每谈起两国之间历史的不幸，我们交谈的是那样融洽和谐。一次，一位日本友人向我发问：“你们教育青年要中日世代友好下去，而你们对那一场历史的遗憾怎样向青年解释呢？”我回答说：“我们从来是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同日本人民分开来看待的，在那不幸的年代，被驱使到中国战场的日本青年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对方眼窝里浸着泪水，频频点头说：“是啊……”然而，我也看到了另外的情形，在东京街头，“爱国党”的宣传车竟公然播放当年日本侵略军的歌曲《爱马进行曲》，这不禁使我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日本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仍然念念不忘地留恋着所谓的“大东亚圣战”，甚至为东条英机涂脂抹粉，企图模糊、篡改、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幽魂飘荡”吧。

在教科书里，多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敌人的罪行只能作以概述。这本集子以活生生的、血泪淋漓的事实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感性材料。它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撰稿人大多是当时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在这里所叙述的，不是编写的历史故事，而是作为历史见

证人字字血、声声泪的愤怒控诉。而且，收进这本集子的，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吉林这块土地上的事件，以其历史的真实感和乡土的亲切感教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让我们重温列宁的那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目 录

序.....谷长春

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始末

.....辽宁省抚顺市政协文史办 (1)

虎口余生.....杨占有 (20)

日军血洗白家堡子目击记.....胡乃千 (27)

白家堡子惨案亲历记.....李忠昌 (32)

回忆白家堡惨案.....惠连芳等 (36)

日军血洗小西沟惨案.....祝玉清 刘占文 (48)

油锤沟惨案.....刘桂芳 (51)

日军血洗大獾洞.....郭闻奇 (54)

日军血洗张酒局子屯.....尹永安 (59)

日伪屠杀知识分子惨闻及“安东事件”

.....蓝石 (60)

通化教育惨案亲历记.....徐云翔 (69)

日伪对吉林教育界大屠杀见闻琐记.....范广明 (73)

五常县日伪摧残教育片断.....王绶之 (77)

日伪统治下的丰满劳工.....刘桂琴 (79)

丰满劳工的血泪控诉

.....刁岐山等 (89)

日本殖民统治下辽源煤矿工人的遭遇

.....邹德隆 (95)

日伪统治时期七道沟铁矿工人的苦难

.....魏春德等 (101)

浮浪营里六十天.....马金钟 (119)

我在日本守备队时的见闻.....李廷有 (124)

日本宪兵队在敦化的血腥暴行.....吴白岩 (128)

大石桥的巡捕与狼狗.....曾有训 (130)

“归屯并户”使我家破人亡.....郑方便 (132)

伪满“归屯并户”制带来的灾难

.....李喜春 姜贯仁 (135)

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始末

辽宁省抚顺市政协文史办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区南面，西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区约有4公里。这里原来住有四百多户人家，约三千多口人，大多是矿工和小商贩。其中有钟表铺、当铺和饮食服务性行业等十几家，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

1932年9月，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把平顶山的全部无辜群众集中起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惨案发生后，日军严密封锁消息，外间虽有所闻，但知其内幕者很少。为了弄清这次事件的内幕及全部经过，我们组成了平顶山事件专题小组，深入当地，向五十余人作了调查访问，其中夏廷泽、田廷秀、李德贵、杨占有等4人，是当年从死尸堆里逃出来的。同时，我们还查阅了当年曾经参加大屠杀事件的敌伪翻译于庆级和王长春的口供笔录，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清了这一事件的全部经过。

大刀队进攻抚顺

1932年9月，唐聚五率领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为向日本侵略者进行示威，表示中国人民绝不甘心当亡国奴，誓死救国雪耻的决心，计划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进攻救国占领的抚顺。

9月15日（即阴历八月十五日中救节）夜晚开始发动进攻。主攻部队是自卫军中的大刀队，增援部队是自卫军中华

九江和“老来好”骑兵团，总人数约两千多。这一仗一直打到翌日清晨3点多钟，由于我抗日部队武器装备极差，又无战斗经验，组织更不周密，战斗最后失败了。

但是，这一夜日本人却惊慌万分：抚矿全部停电停产；日本居民全部集中到安全区；还有的日本人趴在水沟里，到第二天局势平静后才悄悄爬了出来。

阴谋策划平顶山大屠杀

日军驻抚当局对这次自卫军进攻抚顺，感到极度恐慌，称之为“抚顺袭击事件”。自卫军的力量不断壮大，竟然发展到敢于打进矿区，这对日军是个严重威胁。此外，在这次事件前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海峰和副大队长邢龙九哗变起义，也给了日军以很大刺激。原来自卫军没有进攻矿区之前，早有风声要打抚顺，日军为确保矿区安全，命李、邢屯兵郊外，负责防御，同时派日系指导官岛崎和宪兵龟田二人，名义上协助布防，实则监视李、邢行动。但李、邢早有起义归正之心，一天行至搭连郊外，见机会已到，义旗一举，挟持岛崎、龟田二人一路东上，投入自卫军（龟田后来行至半路逃脱）。李、邢一起义，紧接着又发生了“抚顺袭击事件”，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日本人感到问题特别严重，决心彻底镇压。他们一方面向自卫军大举追击、围攻，进行所谓“剿匪”；一方面对无辜老百姓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进行所谓“剿民”。平顶山事件就是日本人“剿民”政策的产物。

由于大刀队进攻抚顺主要是中路打得比较激烈，中路进攻的路线，又主要是从千金堡和平顶山方面来的。于是日军就想在这条进攻路线上确定一个村子，以“通匪”为罪名。

作为烧杀对象。企图通过对一个村的血腥镇压，起个“杀一儆百”的作用，让市郊各村看看，如果自卫军再来而不及时间向“皇军”报告，甚至替他们打掩护，那就要遭到象平顶山那样的下场，同时为其下一步开展市郊的“井村”工作，拔掉自卫军的市郊据点，铺平道路，另外为被自卫军打死的十几个日本人报复。

驻抚日军的决策人物确定了大屠杀的罪恶计划以后，就紧张地行动起来，进行具体部署。

根据当事人之一于庆级（伪县长夏宜的外事秘书兼翻译）提供的两次重要紧急会议情况，可以完全看出日军决策人物是怎样急急忙忙策划这次大屠杀的。

农历八月十六日清早6时左右，自卫军全部撤退以后还不到两小时，日军几个主要头目先在日本宪兵队小川的办公室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守备队中队长川上、宪兵分遣队长小川、抚顺县公署日本参事官山下、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一共4个人。据于庆级说，他当时是由宪兵队用小汽车专门接去的。他一进小川办公室，只见小川非常气愤暴躁，川上特别冷淡，山下有些不安，没有说什么“早安”等寒暄的话。川上首先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现在计议一下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山下问：“怎么处理呢？”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你们（看看山下和于庆级）有什么意见？”山下小声地说：“我倒没啥意见，不过这样是否有些过于厉害？”川上又断然地说：“这是应该的。”又问于庆级：“你有什么意见？”于庆级为个人安全起见，也回答说：“我也没有啥意

见。”川上又说：“既然都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这样做。现在开始把那几个村子都看起来，不准往外走人，设岗禁止通行。”同时川上向小川要了六个翻译。小川说：“宪兵队有两名，其他要跟日本警察署要。”这次会议就开到这里。

会后，紧接着又召开更高一级的“机关首脑会议”，时间大约是上午8点多钟，会议地点在炭矿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员，日本方面除川上和小川外，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和原田、指导官立田以及日本炭矿长久保孚等；伪满方面有警务局长佟世勋、县长夏宜、翻译于庆级等。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精神都很紧张。首先由川上讲话。他把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说完之后，就严厉申斥情报机关工作没有做好，接着他说：“这次大刀匪进攻抚顺，是由平顶山方面来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以前对平顶山附近几个村屯的居民，曾再三告诫他们，如果发现有大刀匪的情况，要立刻报告日本分所。他们不但没有报告，而且大刀匪在他们掩护之下，竟在那里出现了。这些村屯统统的通匪，我们决定要用烧光、杀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现在大家有什么意见？”久保孚听完，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应当烧光、杀光，只应当对为首者进行处理。久保孚站在炭矿的角度，考虑到一旦对那几个村子烧光、杀光，人心惶惶，工人不能安心生产，他所担负的煤炭生产任务就要完不成，从而直接影响支援侵华关东军的任务。因此，他提出不同意见。久保孚说完，川上很不满，立刻威胁说：“抚顺治安由我负全责，谁不同意，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昨晚那样的事件，就由谁来负责。”他这一说，其余的人见气氛不对头，也都面面相觑，不再说什么了。川上又问到伪县长夏宜，夏宜表示没有意见。川上最后说：“如果各机关负责人都没有意见，就这样决定

执行了。”同时决定：屠杀任务交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现场确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在屠杀同时把居民的所有财物和房屋都烧光；办法是告诉他们到东坡集合，听守备队长讲话，务必用一切方法把他们都赶出来。

这两次会都开得很匆忙，不多时间就结束了。

川上通过上两次会议，确定了他所阴谋策划的大屠杀计划，下一步就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他早已抓紧进行大屠杀的准备工作。他一边召集首脑人物开会，一边早派出守备队的人去侦察地形（屠杀现场）和进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善后处理工作。等开完会，他所布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所有人员整装待发，只等命令。

根据会上决定，这次屠杀任务交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执行，实际主要力量是守备队，宪兵队只起配合作用。守备队八个小队，抽出六小队（约190多名士兵）来完成这次屠杀任务。

宪兵队的配合工作是怎样准备的呢？据当时宪兵队翻译王长春（又名王广维）的回忆：小川到炭矿会议室开会时，就告诉宪兵队人员，非有紧急事情不要外出，全部在家等着。等他从炭矿会议室开会回来，就立即召集所属全体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会上，他对大家说：“今天下午扫荡平顶山。兵力主要依靠守备队，我们宪兵队只去八个人，即我、镰田、武田、岛峰、龟田、王通译（即王长春）、金子守一（朝鲜人）和牟文孝，下余补助宪兵可在队留守。我们的任务是在扫荡中做掩护工作，具体扫荡及其善后处理，包括焚烧房屋和尸体，都归守备队负责。任务完成后须得到守备队通知，方可集合回来。现在武田伍长赶快往朝鲜居留民会打电话，把金子守一叫回来，王通译通知牟文孝也要马上回来，镰田军曹立即打开仓库，准备好武器和便衣服装，等

金、牟到齐后，马上出发，分三批坐小车到守备队集合。”这次会也很简单，就是布置任务。小川讲完，武田和王长春就分别打电话把金、牟找了来。金、牟一到，小川又把八个人叫在一起叮嘱一番，勉励他们要“勇敢杀敌，做好掩护工作，保证胜利完成任务。”接着，换便服的换便服，拿武器的拿武器，就要准备出发。临出发前，小川想起了一件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平顶山居民顺利地哄骗出来？他把这个问题交给王长春和牟文孝去考虑。王就征求牟的意见。牟答：“平顶山居民差不多都是煤黑子，要他们集合，除非事务所大衙门①有事，否则是困难的。”这样，他们便计议确定用这样办法哄骗：“昨晚大刀会袭击，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伤，大衙门为庆祝大家太平无事，来给大家照像留作纪念。大家传一下，都到大庙前去集合吧！”这办法被小川欣然采纳，小川还对王、牟说：“就这样办！守备队方面还有两名密探和一名通译，你们就告诉他们都照你们的办法办吧。”说完，他们就出发到守备队去了。

到了守备队，川上把参加屠杀平顶山的人员全部集合在一起，将守备队和宪兵队在执行任务中的分工和有关事项，向大家讲了。他说的大意是：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由宪兵队和守备队的便衣人员，通知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宪兵队的任务是掩护工作，但在现场执行中，如果守备队方面兵力不敷分配时，宪兵队亦应参加扫荡。宪兵队必须得到守备队联络兵发出扫荡完了的通知时，方算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出发，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便衣、通译先去。如果用软的办法哄不出来，就必须使

①敌伪统治时期，矿工和市民都把抚顺炭矿事务所称为大衙门

硬的办法跟上去，软硬兼施，务必把人都赶出来。川上布置完，刽子手们全部出发了。随后，川上坐上小车也到现场去亲自指挥这场大屠杀。同车去的有小川和于庆级（于是机关首脑会议后被留下陪同去的）。到了平顶山附近村屯的日本分所，车子停下，川上又出来作进一步部署，把几名日本军官叫来，告诉他们如何到平顶山逼赶屠民，如何具体执行他所布置的任务。布置完，稍候片刻，又驱车前进，到了距离屠杀现场约五百公尺的南侧的一条公路上停下，等候事件的发生。这时大约是在上午11点多钟。

至此，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从阴谋策划、开会部署到其他有关准备工作，已全部进行完毕，从大刀队进攻开始到这时，中间相隔不到12个小时。

大屠杀的经过

川上到达平顶山附近日本分所，把大屠杀的任务进一步部署之后，守备队和宪兵队的特务们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就进到平顶山街挨家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集合。平顶山是一条很长的街，几个特务进去解决不了问题，首先是挨家叫叫不过来，其次是群众听了并不立即见诸行动，许多人根本就不想出来，有出来的也是稀稀拉拉，动作很慢。特务们通知过几家之后，发现单靠这个办法行不通，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居民赶在一起，因此，他们就干脆代之以武力逼赶，来达到迅速集中的目的。这样，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的守备队就出动了。他们分乘四辆大卡车往平顶山驶去，车子到了平顶山北头就站下，只有一个车子上的刽子手下了车，进到平顶山街，其余三辆就分散开来，一部分兵力把平顶山全村包围起来，严密封锁，不许进也不许出，大部分兵力则集中到平顶山东、西两个大山头，把住关口，严防大

屠杀时大刀队为了营救居民可能再度发起袭击。进到乎顶山街里来的这一群恶狼，又分成若干伙，从乎顶山北头到南头，挨门挨户地把居民往外赶。据杨占有等人回忆当时的情形：这几伙刽子手叫居民出来集合的讲法很不一致，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不象先前特务们进来只哼一个调子：“照像”。这群恶狼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全副武装，面目狰狞，一闯进门，杀气腾腾，如临大敌，有的喊着：“快快，红胡子要来，要打仗，快到南边躲去！”有的则说：“要丢炸弹，快到南边躲去！”还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就是用刺刀逼着走。这时正值中午时分，许多人正准备吃午饭。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逼赶，大为惊愕，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更无暇思索照像同红胡子有什么关系。由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大家只顾害怕，都不想走。刽子手们一边嚎叫着，一边用刺刀逼着居民走。就这样，人们挨家挨户地被赶了出来。每一户人家被赶出来之后，刽子手们还要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彻底搜查一番，不让一个漏掉。在北头开赶的时候，南头的住户知所不免，就都忙于卷铺盖，收拾贵重的东西，准备随身携带。刽子手对于你随身带什么东西一概不管，只要你走就行。不多时间，全村家家户户都被赶了出来。居民在前边走，刽子手在后边用枪托撞、脚尖踢。有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老弱病残，因为走得慢，刽子手们就把他们打翻在地拖着走，有的干脆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被赶出来的男女老幼哭着叫着，满街团团打转，而刽子手们则虎狼般地咆哮：“巴嘎亚婆，快快的，快快的！”在他们的刺刀逼赶下，一簇簇入群，连跌带爬地向着刽子手们已经安排好的屠场拥去。正在赶着走着，骤然一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看，浓烟弥漫，大火冲天，刽子手们果然按照预定计划，用汽油把每家房子

给点着了，人群中激起了一阵阵的紧张动荡。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强盗有什么办法呢？一场大骚动被镇压下去了。人们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房子被烧掉。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曾想全村人都被送上了屠场！”

刽子手们挨门挨户地逼赶，不到一个小时，全村的人都被赶到屠场去了，除留下因走不动而被当场刺死的几具尸体外，空无一人。事后才知道，有个小商人叫马长顺，在日军逼赶的慌乱之际，听孩子跑回家说，刽子手在街上打死人了，于是急中生智，用棉被包身，率领全家五口人，跳进房后厕所的大粪池里去，才得以幸免。

刽子手们选择的这块屠场，在平顶山南端，是一块播种牧草的草坪。它的西面是断崖陡壁，即当年用机器镐挖平顶山时所剩下的半边山，约有二、三丈高，北面为奶牛饲养场的铁丝障所堵塞，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是一块沟形的带有小坡度的平地。川上在开机关头目秘密会议的时候，就派人把这块地看好了。刽子手们利用了这块有利的地形作为屠场，既便于把守，又便于进行屠杀。

午后1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场，陷入绝境。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紧紧向人群包围，拼命把人群向中心压缩。在人群的南面站着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人群的东面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的带腿的东西。人们不知道那是何物，还以为真是照像机，将要给他们照像呢！据杨占有等人回忆说：“当时各家都想坐在一块，遇事好有个照应，所以，‘别散开，咱们一家都在一块坐着。’的喊声连成一片。到了草坪，一家挨一家地在地上坐着。这时人们精神紧张万分，但还没有意识到刽子手要放机关枪。”

在人声喧嚷当中，一个面目黝黑、高个子的日本军官走了出来。他用朝鲜话喊：“腰包，腰包……”接着，有二三十个朝鲜人走了出来。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军常常唆使朝鲜浪人欺负中国人。人们看到朝鲜人被叫出去，才知道大事不好，人群中轰然地掀起了大骚动。紧接着，带腿的东西上边盖的红布也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啦，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就见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突突突……”六挺机关枪同时疯狂地扫射开来，四面八方的守备队亦同时向人群开枪，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已经饮弹倒地。有的人身上中了弹，鲜血四溅，方才明白不是给照像。当人们如梦初醒地知道是日本强盗在进行大屠杀时，一切都晚了，只有坐而待毙了。片刻之间，一堵堵的人群倒下去，血肉横飞，妇孺的哭叫声，人们受伤后的惨叫声和刽子手们的恶骂声，连成一片。

“冲出去，快逃命啊！”受伤后的人们，自己跑不了，叮嘱着家里没有受伤的人快跑。往哪里跑呢？西面是个两丈多高的陡壁，有人不顾死活地往上爬，爬不几步就中弹落地，没有一个爬得上去，北面是铁丝障，刽子手又派重兵把守，无法冲过去。东面架着机关枪，人们不敢往机关枪方向跑。只有南面有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但是，好几千人，大的小的，挤来挤去哪里跑得动！特别是一家人在一起，谁忍心丢开家里受伤的人和小孩就跑呢？互相顾来顾去，稍一迟疑，第二颗子弹飞来了，连自己什么时候中了弹也不知道，结果谁也跑不了。实际上南面这一缺口，刽子手早有严密部署，往外跑的，绝大部分被打死。在当时情况下，能够逃跑成功的是极其困难、很少有希望的。据夏廷泽回忆说：“我当时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乘一团大乱之际，迅速从南面缺口跑出

去，跟我一起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六、七人，都伏身豆地之内，逃开刽子手的视线，因而侥幸获得成功。”刽子手用的大多是爆炸性子弹，枪声一响，有许多人连往下卧倒都不懂得，大多是两手把脑袋一抱，蹲在地上让机枪扫射，结果开花性子弹亦多是打中头部，脑壳崩裂，脑汁和鲜血并流，整个草坪被染成白一块红一块。刽子手的机枪，一轮又一轮地疯狂射击，人们一堆又一堆地倒下去。这边是枪声大作，刽子手进行疯狂屠杀，那边被烧的房子浓烟飞腾，烈火冲天，整个平顶山湮没在疯狂的大烧杀之中。草坪上的全体同胞都躺在血泊里，整个屠场变成一片血海。

王长春有一段供词，描绘了他当时参加屠杀的片断情景：我在等候通知居民到东山坡集合，等集合的差不多时，我就溜了，准备给守备队送信去。没等我送到，守备队的机枪响了，四面的守备队也都上来参加扫荡来了。原先约定：我和小川担负西北角掩护，我赶紧往西北角方向跑去，去找小川。我向前奔跑的时候，正赶上守备队的兵也往上奔，这时枪声大作，人群呼号乱叫，乱作一团，有拼命往前冲的，我就和守备队的兵向居民开枪了，我一连打死了好几个。小川见我跑来，就命令我：“王，快打！”我开枪又打死了三名。后来我手有点软了，小川说他来打。这样，我一个人前后就打死了十四、五名，至于小川和牟文孝等，他们除了用枪打，还用战刀砍，杀的人就更多了。机枪连续不停地扫射，一堵堵的人倒下去，那种惨状，的确使人目不忍睹。我因忙于开枪，没有心思去细看。一会儿扫射停止了，联络兵来报告小川：“扫荡完了。”小川带着我去找川上，我一边走，一边看尸体很多，里边还有不少喘气的，我就问小川：“队长，还有不少没有打死的怎么办？”小川说：“由守备队负